

术品作为“船只”的观念。独木舟和船只曾经载着南岛语族的祖先来到此地，也载着他们不断穿越空间与时间，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在这整个地区，远航的记忆在口述传统中显现，而其中独木舟本身便是一种强烈的隐喻，将氏族部落与世代岛民联结。

“远航”是大洋洲艺术中的重要概念，在“穿越开阔的海洋”的字面意义上，和它所引申的“精神远航”的意义上均有体现。古老的海洋航道轨迹跨越时空，岛屿是其中的铺路石。人们口口相传，曾有一座岛屿的锯齿状末端与主岛分离，断裂的部分如鲨鱼或旗鱼般地游弋于海洋，最终停泊在了更远的东方，以此为下一代岛民创造了一个新目的地。

南岛航行者极高的流动性意味着总有人无法回到起点或故乡。当人们在新领土定居时，会保留关于起源的记忆。因此，追溯血统是至关重要的一作为一种谱系符号，血统不仅能指认一个人去往了何处，还能体现一个人来自何方。

西巴布亚的阿斯马特族的每一件雕刻都以一位祖先的名字命名。展出的一件精美的独木舟船柱上大尺寸的卧像描绘的是艺术家奥苏的父亲波科尔。他双手放在两侧，平坦而修长的身体支撑着三个人，很有可能是他的后代。他们面朝前方，手臂以奇特的方式向前伸出再回到嘴边。这些修长的手臂来源于螳螂，一个与猎首有关的有力象征。

在船柱最前端，犀鸟正在啄食波科尔的头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色石灰水洗刷过的木材上有红赭色亮点，为这件独特船柱增加了“炽



上图：面具。
下图：头枕。



热”的精神力量。

巴布亚新几内亚雅特穆尔族艺术家制作的一件独木舟的船柱刻画了一只被视为部族祖先的鳄鱼。它拥有鳞状的皮肤，凸出的眼睛，紧咬的牙齿和突起的鼻子。一个人将头靠在一条较小鳄鱼的尾巴上，鳄鱼夸张地拱起背部，张开四肢紧抓船舷。鳄鱼爪由刻在木材表面的单线条表现。这些象征符号来自雅特穆尔族的创世传说。在时间的最初，第一个鳄鱼祖先深潜入原生水域。从泥泞深处带上的泥土在它的背上沉淀并凝固。鳄鱼的体型不断扩大，最终固定在海洋中，形成了如今的新几内亚岛，即雅特穆尔族人生活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相信，伴随地震的电闪雷鸣是这条先祖鳄鱼引起的，它晃动尾巴让其后人感知到它的存在。

第二单元展示了一系列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沿海岛屿重要且伟大的作品。这个篇章中许多复杂的仪式艺术品是为了在部落中心的仪式屋中展示而设计的。这些作品强调了将在世的部族与原始祖先联系起来的力量。而仪式屋本身被视为创始祖先的化身，先祖之力令其散发着“炽热”的精神能量。

科勒沃里河地区独特的“钩形”雕像描绘了曾在狩猎和战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强大祖先神灵。这些雕像被当作神灵的承载物，保存在男性仪式屋中，人们在那里献上贡品，召唤神灵协助族人的狩猎或突袭行动。“伊普温”描绘了神灵的内部和外部特征，其头部和站立的单腿，与高度抽象化的中段躯干相比显得相对自然。躯干由一系列相向的同心钩构成，表现的是正常形态下旋